

汉诗新韵

红军锅

盛伯骥

去年冬末，为了向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献礼，我随湖南广电《理想照耀中国·雪国的篝火》剧组前往雪山拍摄，所见所闻，感触颇深。

这是一个寒冬的早晨，雪山来了群年轻的兵，他们穿着红军的军服，他们红旗上飘着红缨。

大家艰难走在雪地里，一步一个好深的脚坑，队伍中有位瘦小战士，肩扛大锅他步步有神。

这是个关于锅的故事，主角是一群煮饭的兵。演员们来自四面八方，个个英俊魁梧好精神。

但艺术是要还原历史，雪山红军是最苦的兵。于是大家每日仅一餐，为使自己与角色更近。

什么才是饥寒的交迫，眼下正是最真实写真。但一幅幅神彩的画像，让剧组上下一片好声。

剧组建立了临时支部，党徽让大家感到光荣。一份又一份入党申请，证实了信仰仍是心声。

几十天雪地拍摄结束，红军锅故事接近尾声。全连战士走出了雪地，七名炊事兵长眠雪中。

雪后的队伍红旗更红，雪后扛锅的又是新兵。年青艺术家读懂故事，深知革命自有后来人。

一部好剧让人永难忘，一段好史会铭刻人心。昨日英雄今日的榜样，革命的江山万代鲜红。

君山岛：我的不系之舟（组诗）

许平亚

不系之舟

明月清辉悄悄降临的时候
我不得不解缆运行

回望月下的小岛
仿佛比白天要娇小几分

是不是因为遥远的思念
让你的船舷吃水深了一寸

斑竹

当我还没走近你的身边
暮色早已先我而来了

如泣如诉的箫声
那样怨艾 缠绵
让人不忍卒听

那暮色深处的人
脸颊清瘦 微凉
依稀可见点点滴滴的
泪痕

飞来钟

金属铸成的巨钟
为何飞到了这棵树上

沉重的钟
是怎样让自己变轻

钟 一定经历过长期接受敲打的过程
每次敲打
就释放一次声音
每一次敲打
就释放一次隐忍
钟 在不停的敲打中一点一点地变轻
变轻

现在 钟像鸟一样飞到树上
悄无声息地倾听
钟的倾听
增加了我们灵魂的重量

君山银针

每一个品尝过这种茶的人
都是幸运的

清风盈怀的岁月里
犹自手执一座泰山

对于那些偶尔受伤的心
还有一枚针缓缓地缝合

柳毅井

我要代表一个名叫柳毅的书生
感恩这口井
感一回呼喊心上人
都有真真切切的回应

百年风华



红色飓风《游击队歌》

凌鹰

我跟贺绿汀很近。他老家在湖南邵东，我在湖南祁阳，两地相隔很近。当然，这只是地理上的距离；我多次去过贺绿汀的家乡邵东，也早就听过他著名的歌曲《四季歌》《天涯歌女》等，却不知道他的《游击队歌》曾掀起了游击战争的红色飓风。这是我跟一个红色音乐家时空上的距离，精神上的距离。

1937年秋，由贺绿汀、马彦祥、塞克、聂绀弩、崔嵬、欧阳山尊、宋之的等文艺家组建的抗日救亡第一演剧队，从上海出发，一路行走一路演出，以此动员全民抗战。直到年底，演剧队抵达了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临汾。

在临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亲自接待了这些文艺工作者。他们聆听了朱德、任弼时、贺龙等首长的报告，也清楚地认识到，要彻底打败敌人，不仅要靠正规战，也要靠运动战、游击战。

贺绿汀和八路军学兵大队的学兵们住在一起，当他听了彭雪枫讲授游击战术后，脑海里不断浮现出高山密林、机智英勇、神出鬼没的游击队身影。这让贺绿汀彻夜难眠，灵感闪现，脑海中涌现出一串串富有节奏感的音符。那个寒冷的冬夜，他再也睡不着了，在山西洪洞白石村温家大院一间瓦房里，贺绿汀身披一件平型关大捷战利品——日军黄呢大衣，在一盏油灯下，通宵未眠，写下了这首抗日经典《游击队歌》。

1938年初，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洪洞召开高级将领会议。晚上，贺绿汀指挥第一演剧队首唱了《游击队歌》。当时，很多必要的乐器都没有，欧阳山尊就吹着口哨当伴奏。贺绿汀感觉，用口哨伴奏比用其他乐器伴奏似乎更有味道，就像游击队员吹着轻快的口哨从山上下来一样。

在这样的抗战环境中，为八路军将士献上这么一首铿锵之歌，非常符合游击战原则。随后，贺绿汀和演剧队队员就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教唱。战士们特别喜欢这首歌，有的部队还专门派人骑着马跑几十里路来抄歌谱。战士们拿到谱子，随时随地都能唱起来。

1943年4月初，组织上通知贺绿汀去延安。为了安全，贺绿汀特意留起了八字胡，化名陈益吾，身穿

长衫，装扮成买卖人，在上海花钱让人办了一张华北通行证。他从北平到天津再到太原，几经周折，来到八路军、日伪、阎锡山三方势力交叉统治的离石县。这地方十分复杂，一个县界的地盘，竟然有四个县政府，离石县城和公路沿线由日伪管辖，太军路南的冀家峪是国民党县政府，只有一块县政府的牌子挂在院门上，抗日政权为便于开展抗日，将离石县拆分为离石和离东两县。

一天，在离石一区地界，两位武工队员跑回区政府临时驻地，气喘吁吁地向一区区长陈彬报告：“我们查路时抓了一个叫陈益吾的外地人，在他身上搜出北平日本特务机关关开出的通行证，肯定是个大汉奸！”陈彬一听，来了兴趣，一般抓到的汉奸，都是本地有名有姓备了案的，可这么大的特务机关开出的证件，他还从没见过，就想去亲眼看看。

抓来的“汉奸”留着八字胡，身穿长袍，手提牛皮箱，头戴大礼帽，戴着墨镜，一副商人模样。

几经讯问，陈益吾说自己不是汉奸特务，是要过黄河去延安的，所带的证件是为准备通过敌占区花钱买的，不是日伪特务机关发的。

仅凭一张特务机关的通行证，说他是汉奸也拿不出别的证据，搞不清陈益吾的真实身份，武工队员只好把他先关押起来请示县政府。

“汉奸”一听还是要被关起来，气得不断喊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可没有人理他，气恼中，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便轻声哼起了当时每个武工队队员都十分熟悉的《游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这激越昂扬的歌声，让喜欢拉二胡的陈彬听出他在唱《游击队歌》。这首抗日歌曲，已经在抗日根据地流行多年，陈彬十分熟悉，而且还让武工队教会各村的民兵、青教会、妇教会和驻村的老百姓唱这首歌。陈彬马上向县政府报告。幸好，县政府有个干部见过贺绿汀教唱《游击队歌》，便赶到区上，见到了“陈益吾”，才知道是音乐家贺绿汀。

就这样，贺绿汀随身携带《游击队歌》原稿到了延安，被分配在鲁迅艺术学院当教师。

在平型关战役中打了胜仗的685团，正在休整，团长杨得志邀请贺绿汀到他们部队去教唱《游击队歌》，并对指战员们说：“我们唱会了这首歌就出发。”

部队出发那天，大雪漫天飞扬。贺绿汀和演剧队的队员们站在雪花中，高唱《游击队歌》，欢送将士们。雪花飞舞，歌声飘扬，将士们跟着一起放声高唱。

紧随着各部队在敌后发动的游击战，《游击队歌》也从汾河两岸，飞到了敌后各抗日战场。

这首歌的首演地是高庄八路军总部，可在临汾所有地图上，并没有“高庄”的地名，只有临汾洪洞县的白石村，有一个八路军的总部所在地“温家大院”。

这里难道就是高庄？或者说，贺绿汀所说的高庄，就是白石村和高公村一带？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在白石八路军总部纪念馆的展板上，保存着由抗战时期的手抄歌本复制而来的《游击队歌》歌谱，这份手写歌谱是“上海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级文物，是为拍摄《游击队歌》纪录片，从上海历史博物馆复制来的。可是，这份《游击队歌》手稿，却由两段组成，第一段我们都很熟知，第二段却很陌生，因为第二段歌词并没有被传唱，是藏在历史和岁月中的隐秘，歌词内容是这样的：“哪怕日本强盗凶，我们的兄弟打起仗来真英勇，哪怕敌人的枪炮狠，找不到我们的人和影。让敌人横冲撞，我们的阵地建在敌人侧后方，敌人战线越延长，我们的队伍越扩张。不分穷，不分富，四万万同胞齐武装；不论党，不论派，大家都来抵抗！我们越打越坚强，日本强盗自己走向灭亡，看那最后的胜利日，世界的和平现曙光！”

真正的经典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游击队歌》一直被广为传唱。新中国成立后，这首歌成为我军歌咏活动中的重要曲目。周恩来非常欣赏这首红色经典，在他的力主下，《游击队歌》进入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声仁君：

浸淫在村寨里的人

三四便怀疑他具有飞墙走壁之功夫，他却傲然地说，我坐的是阿拉伯飞毯。

总之，关于此君喝酒的种种表演，我不敢在这里多加渲染，担心他会跟我验证毕业证书的真与伪。

其实，声仁君写作读书也不含糊，其强度高于喝酒。我尤其佩服他经常独自处在偏远的村里，青灯黄卷，孜孜不倦。至于写作，他也不像我们颇有讲究，非电脑不可。他的武器是什么呢？手机。而且，他那部手机简直就像作品吞吐机，文字快速而准确，源源不断地有诗歌或散文或评论流淌出来，然后，像泉水般流到城里的报刊上。因此，其作品弥漫着浓郁的山野气息，就像生长在山里的竹笋，雷公屎，野胡葱，香椿，蕨，以及各类野果。它们新鲜而脆嫩，其香无比，让人咀嚼不已，回味无穷。

声仁君下乡颇多，我有时候去家乡，他是很难抽出时间接见我们的。而他不见接见的理由又是那样让人理解，让人无法反驳。他那金属般的声音，总是从偏远的山村传来，我还在村里嘞。哦，你既然还在偏远的乡村，那朋友三四就只能代你喝一杯了，用不着麻烦兄弟你动手了。由此可见，他跟村人密切接触，浸淫在村寨之间，领悟到了底层人的某些超脱和生存智慧，而且，自己又融合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因此，在他身上有种超凡脱俗的意味。

这种意味，似又包含着某种大智若愚，这是颇有意思的——学哲学的嘛。而这种意味，在许多人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了。

（张声仁，湖南省作协会员，洞口县文联主席，出版诗集《梦中的村庄》散文集《春山不空》等。）

吉尔吉特的思念——致敬修筑喀喇昆仑公路的英烈

徐亚平（作词） 朱方红（作曲）

喀喇昆仑，
冰川万丈，
千锤万凿拓洪荒。
吉尔吉特，
道阻且长，
生死一别两茫茫。
工兵哥哥，
再给妻儿一个拥抱，
四十年天各一方，
你可记得他们模样？

松柏相拥，
雄鹰守望，
英雄长眠在异乡。
乡关万里，
泪满千行，
娘亲来到你身旁。
工兵哥哥，
还给母亲一个拥抱，
经年累月长相思，
举头无处话凄凉。

男儿报国，
无问西东，
何须马革裹还乡。
国旗覆身，
洒酒饕餮，
丝路重开河山壮！
工兵哥哥，
请给祖国一个拥抱，
中巴一道同风雨，
丰碑立在人心上。

编者注：

今天(5月21日)是中巴建交70周年纪念日。中国把巴基斯坦列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也把中国人民当成最信任的朋友。

自1968年至1979年，中国应邀派出数万名筑路员工，出境援建喀喇昆仑公路巴基斯坦段，先后有88位员工牺牲并安葬在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市中国烈士陵园。2018年，湖南日报记者徐亚平组织40多位援巴烈属和老兵代表赴吉尔吉特中国烈士陵园扫墓，了却了亲人们近半个世纪的夙愿，被誉为“划时代的事件”。

那棵枣树

王道清

“细细叶叶细细结，结的果子像冬瓜。”猜一猜，是什么？枣子。对，是枣子，准确地说，是枣树。小时候，我家门前就有一棵。

它有碗口那么粗，是我爷爷栽下的。枣树斜斜地长在土坡上，身子弯弯向里翘，像一位老人佝偻着背。

枣树下面是一条小石板路，那时候农村连机耕路也没修，一条小路延伸到石江街上。人们走累了，扯把草垫在屁股下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垫坐在枣树下歇凉。

枣树的枝叶虽然细小，但是浓密，筛下来的阳光并不多。枣树对面有高大的香椿树，枝叶的绿荫可以相互弥补。五月枣花开，蜜蜂嗡嗡来。远近两个大队，我只晓得李叔养了蜂。蜜蜂来了，飞上树把细小的枣花踩落得满地都是。枣花蜜好吃，我到李叔家尝过，比纸包糖还甜。

枣花谢了，树上坐了果。这些米粒大的果实藏在绿油油的树叶里，高高地悬在半空，粗看一眼，以为没有枣儿。仔细看才晓得那些沐着露、闪着光，在枝叶间探头露脑的都是果实。

我们经常在树下玩，有时仰着头，盼着枣儿长大。枣儿大了，父亲急了。用细竹枝和田坎上挖来的荆棘把树范围了一圈。村里的人看到父亲围树了，背后议论纷纷：“不就是几颗枣子，也不值几个钱。”村里的桃李李子都是共同享受的，我也不理解父亲的举动。

一天晚上，我同父亲在枣树下乘凉。天气闷热，一丝风也没有，枣树上的叶子纹丝不动，我使劲摇着蒲扇。黑暗中，树上的枣儿看不清，是黑糊糊的一片。

“人家说你小气。”我指着树下的荆棘告诉父亲。“我晓得。”黑暗中父亲深吸了一口烟，露出暗红的光亮。“想吃枣，容易得很，竹竿打，土坷垃冲都行，但是不能爬树。”我想起来了，前不久有小朋友爬到树上摘桃摔断了腿。

原来父亲是这么想的，大家真的错怪他了。枣树生在路边上，很显眼。枣树上结的叫鸡蛋枣，成熟的时候有小鸡蛋那么大，又甜又脆。正是枣熟的时候，生产队的社员在我家旁边出工。有人提议：打枣。父亲便打来一盆清水，搬来一把梯子，爬上枣树，手攀主干，脚踩分枝，奋力一摇，枣子像雨点似的落下来，满地乱滚。社员们捡枣，洗枣，窸窣窣宰枣吃一通。

最难忘的还是捡枣。秋天的太阳刚刚还是火辣辣的，不会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院子里的男女老少并不避风，而是从家里跑出来在树下占位置。院子里有两棵树下有人，一棵是生产队集体的一棵梨树，树势高大，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正是梨子成熟的时候，狂风想把梨树刮倒，使劲摇动它长长的枝条，树叶被吹翻了，枝头露出一个个青色的果子，它们相互碰撞，地面上到处是果子落地的“砰砰砰”的声音。

枣树细枝细叶果子小，被风刮得狂魔乱舞，像小孩子挥动的拨浪鼓，枣儿“噼里啪啦”落地像炒豆子，大家追逐着圆圈的果实，从荆丛里，水沟边，稻田中捡起来，塞进衣兜，嘴馋的用衣服擦一下先尝为快。

那年冬天，村里要修路了，听大人说，等路修好以后，拖拉机可以开进来，以后修房子，材料可以用车子装进来，不用一担一担用肩挑了。我们也不要走那泥泞的小路了，下雨天，经常有小朋友滑倒，有的甚至滚到稻田里，弄得满身泥水。我们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有一天下午，我看到父亲口袋里含着一根烟，在枣树下转圈。他时而望望天，时而看看树。此时的枣树已经脱光了树叶，只剩下歪歪扭扭的树枝，寒风中显得孤立而无助。

突然，我发现树下有一条白色的石灰线。这是路基的标志线，而我家的枣树正在线内。枣树的对面是一面高坎，下面是农田，如果往那边扩路，不仅要占用农田，而且工程量太大，所以只有往枣树这边走。

院子里的乡亲们意见纷纷，有坚决不同意的，有要求赔偿的……有人直指我父亲：他是大队干部，只要他带头了，我们跟着来。

那一夜，父亲要我早早地上了床。黑暗中我看到父亲提着斧头轻手轻脚出了门。

我趴在窗户外。

月光下，父亲围着枣树转了一圈，仰头看了一眼树尖，然后高高地扬起斧头……